

毋甘放予袂記得： 訪蘇致亨

Unwilling to Forget: Interview with Su Chih-Heng

文 | 邱映寰 · 繪 | Ivy



Q 2020年您以《母甘願的電影史：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一書獲得臺灣文學獎金典獎。此書企圖推翻普遍大眾對戰後臺灣文化史的想像，讓臺灣的人們更理解臺語電影長年不為人知的輝煌與衰亡的背後原因。想請您先聊聊書寫這本書、蒐集與研究相關史料時的心境與想法？

這本書是從我的碩士論文改寫、擴寫而成的。臺語片過去常會被大眾認為是比較低俗的事物，我的研究某種程度上，就是希望能翻轉這樣的印象。那麼為什麼要出書？對我而言，出書有它在文化意義上的力量，也能夠達成我想要的目標。雖然跟網路專欄的觸及方式、人數可能會不太相同，可是考慮臺語片發展的研究其實已經有不少相關的研究、或說相關的累積努力——比如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的90年代臺語片小組——但仍較缺乏長篇歷史脈絡的書寫。我認為它應該要能夠長成一本書的脈絡，也需要思考怎麼切出有別以往的討論方法、不同位置的觀點以及新意。

其實最初朝向臺語電影的方向走，並非出自對臺語這種語言特別有興趣。而是由於自己出身階級流動的家庭，感受到在歷史課本上所讀到的，跟自身所經歷過、見過的經驗有所落差，對於庶民文化、大眾的日常生活產生較多的關注和興趣，想研究什麼樣是大眾文化，才會研究臺語片。當時遭遇的一個特殊情況是，念研究所時正好遇到太陽花運動，也曾想過在這種國家存亡的危急時刻，我怎麼在寫臺語片的研究？可是後來發現，三一八學運讓我意識到像是服貿這種，國與國之間貿易的進出口關係，才使我湧現去調電影進口相關統計資料的想法。是那樣的契機，讓我某種程度上找到一條不太一樣的切入方式。

因為要研究那個時代的電影人，我也會去看在同一個時代脈絡下的文學界、音樂界、戲劇界等，他們共同經歷那樣的政治、社會情境時的感受，或者他們之間的人際網絡長成什麼樣子。我覺得臺語片是很好的一個「粽子頭」，在開始研究臺語片以後，才又重新牽起我過去對戰後臺灣史其他面向的認識。

Q 在撰寫《母甘願的電影史：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一書時，曾經碰過最印象深刻的難題是什麼？怎麼解決的？以及這本書在讓大家讀到後，接收過哪些讓您印象深刻的反饋？

尋覓所需的史料時蠻常遇到需要慢慢解決的問題，不過做史料研究大多就是這樣，像是大海撈針，某部分需要憑運氣找史料，找到就是屬於你的驚喜，亦可能在找了一圈後才回來找到你更前面想覓得的解答。因此我反而不覺得這算是難題，而是必經的過程。在寫這本書時卡關最大的難題，其實是寫序言的時候——要怎麼同時有足夠的氣場，又能展現出個人的聲音，並且不淪為絮

絮叨叨呢？起初我不管怎麼試寫都覺得不太滿意，直到讀了《湖南人與現代中國》，蠻喜歡它序言的敘寫方式，我就把它的書序當作一個模板，先把模板套到我的序上，再依據我的書籍內容、調性做修改，意外發現大大改善了這個難題，比較達到我想要的樣子。這樣的模板練習對於我寫序助益良多。

至於出書後收到比較感動、最印象深刻的反饋，其實不太侷限在讀者，反倒是進行書籍的講座時，剛好碰到聽眾是小時候真的看過那些臺語片的阿姨、阿伯等等，畢竟我寫的就是他們真實經歷過、看過的電影啊！而且由於書中有提及臺語片與臺語電視劇的關係，連同我爸爸那輩的人也會有所共感。原本不同載體的受眾就不太一樣，出書或許不是專門寫給他們看的，但仍會希望將我想傳達的東西，回歸到原本的那群人身上。

Q 您寫作時習慣、偏好待在哪些地方？這些地方帶給您怎樣的影響？

事實上比起去咖啡廳等地方寫作，我好像更常待在家寫作。但這也牽涉到，隨著寫稿的不同時期，對我來說會有各自適合寫作的不同空間。比如寫《母甘願的電影史：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的書稿時，由於前半很需要倚賴史料爬梳、相關書籍的閱讀，很容易就會被困在家裡的書桌前（笑）——畢竟我總不可能抱著一大疊書和史料跑來跑去吧？等來到較接近完稿的階段，較不需要隨時有繁多的書籍史料在手邊，就可以去比較愜意的咖啡廳了。

不過，我算是有點工作狂類型、不太算規律寫作的人，不寫則已，一寫下去就會沒完沒了，因此蠻容易就日夜顛倒，於是開到深夜的咖啡廳就成為我喜歡、習慣待著寫稿的地方了。這本書完稿前我很常窩在深夜咖啡廳，即使不小心一寫就寫到凌晨三、四點也無妨。我會喜歡寫作時身旁有其他聲音、有其他人在，當寫作過程中能同時意識到世上還有其他人，會令我開始多想想讀者：他們會看到怎麼樣的東西？這樣寫會不會只是寫出我自己看得很開心的內容？可以幫助我比較不會陷入太 nerdy 的狀態。

很奇妙的是，最近我還發現，洗澡、騎車的過程也時常讓我通很多事、獲得新的靈感。我想大概是在許多意外放空的時刻，大腦有了不同的放鬆或刺激。這讓我後來有時還會故意一直騎車、多繞幾圈，一邊想事情——聽起來好像有點危險齁？（笑）

受訪者

蘇致亨

一九九〇年出生於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曾任文化部首長幕僚、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研究員、「剪出來的電影史：戰後電影審查特展」策展人、總統府建築光雕展演編劇統籌。著有《母甘願的電影史》（獲頒臺灣文學獎金典獎、Openbook 年度好書獎，並入圍國際亞洲研究學者大會研究圖書獎），並於 BIOS monthly 撰寫〈弄麟電影史〉專欄，近期正從事影視編劇工作。

撰文

邱映寰

鹽分地帶理工宅少女，是朋友眼中的百變怪和伊布。臺大臺文所及國北教大臺文所雙棲中，曾獲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合著有《島嶼拾光·文物藏影——臺灣文學的轉譯故事》等書。